

答鄉村建設批判

答鄉村建設批判

梁漱溟 著

中國服務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

答鄉村建設批判

每冊實價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梁漱溟

發行人 劉百閱

重慶磁器街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答鄉村建設批判 目次

弁言	(1)
一 維持現狀乎？現狀打破乎？	(4)
二 兩條路線——批判者和我們	(9)
三 我們眼中之中國政治問題	(14)
四 你們解決不了中國政治問題	(20)
五 中國政治問題的解決在那裏？	(30)
六 然則不問階級立場乎？	(41)
七 此大社會如何得統一？	(44)
八 批判者的錯誤究在那裏？	(55)
九 中國問題決定中國出路	(64)
一〇 鄉村內部問題如何解決？	(74)

答鄉村建設批判

梁漱溟

（「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一書於二十五年四月由新知書店出版）

弁言

我愛留心問題，又常愛有我自己的主見。有所見不免要說出來，乃至去實行，這樣不免有人批評指摘或反對。但我於此，偏是一個懶於答辨的人。記得民國十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時，各方面的批評很多，我始終一概未答，其中只有一篇胡適之先生的批評是作答的；然那亦是在事隔一年以後，經北京大學多數同學要求，而以公開講演演出的。這次的答「鄉村建設批判」恰又是距「中國鄉村建設批判」那本書出版四年之久，經幾位朋友要求，以討論會方式分作幾次談話的。既經說了一遍，便將它寫出來，遂成此文。

「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一書為十家駒、李紫翔兩位所編印；其內容即係千李以及其他三五位在各雜誌報張所發表批評鄉村建設的文章之總收集。他們幾位的意見，頗可以代表某一些朋友的意見，原是值得辨論的。可惜我太缺乏筆戰的興趣（當面辨論較為樂意），久之又久，總不置答。然而現在想起來，到今天來作答，或者正是時機，覺得格外有意義呢！——

弁言

答 鄉村建設批

二

讀者試看下文便知。

在辨論之先，應將批判者之意見扼要點明。原作既非一整篇系統文章，且不出一人之手，欲扼舉其要，似不容易。然却幸編者於跋文之中，已列舉五個問題，實即爲批判者致疑之所在。所以我們正好據以作答。茲節取原級，將五個問題列次於左：

第一，中國的國民經濟，無論從其與各國的關係上，或從自身的結構上，無疑的已是世界經濟之一環節。特別是在整個民族陷入淪亡危機的時候，中國經濟的解放更與政治的解放形成不可分開的一個事實的兩面。那末，鄉村建設運動是否能由我們把它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切開，而由我們意識地或非意識地不顧一切的前提下，關起門來完成？換句話說，中國的鄉村建設——或者可以說是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問題，是否能離開民族解放運動而單獨地解決？

第二，現在中國的問題和恐——是一整個的國民經濟問題。如果我們由工業戰爭逃避到農業，由都市的失敗逃避到農村，並且將農村經濟從整個的國民經濟中分離開來，想由「農業以引發工業」，或由農村復興以救濟都市，這是不是能夠得到中國問題之真正的解決？

第三，在我們正在爲「鄉村建設」而建設的無原則的情形下，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却同

時已獲得了長足的進展。舉一個明顯的例來說：某帝國主義者不僅強迫在某種政治條件之下，實施所謂「經濟提攜」，而事實上，河北山東的種植美棉，已成為他們所提的「經濟提攜」中主要的工作；河北華洋義賑會所屬的合作社以及定縣和鄆平的實驗成績，亦將成為某國開發華北所企圖利用的對象。像這樣無原則的「建設」鄉村，是建立民族經濟的壁壘呢？還是會做殖民地的清道夫呢？

第四，農業或農村經濟問題之主要的內容，實包含有生產手段的分配、生產物分配、農業經營和農村經濟諸問題。我們現在如意識地抹殺了，或忽視生產手段和生產物分配的問題，特別是土地分配的問題，僅從農業技術、農產運輸、和流通金融等枝節問題去兜圈子，是否能夠解除中國農民的痛苦？

第五，鄉村建設的型態，雖在所謂促進農業經濟的「現代化」，但是實際上有許多地方却着重在恢復落伍的並且崩潰的手工業經濟，以至宗法社會的禮教，這究竟是前進呢？還是在開倒車？

雖說五個問題，而核實不外兩大根本問題：一是帝國主義；一是封建勢力（並包土地問題）。實言之，就是問我們為何不反帝反封建？五問題中之前三節屬於第一根本問題者；其後二則可歸攝於第二根本問題。恐怕諸位先生懷疑之處排列起來尚不止五個問題；却問題實

答 鄉 村 建 設 批 判

三四

再列舉許多，仍爲此兩大根本問題所統攝。——我想是如此。

第二項發現極微靜，先說太曦，後談細目。文爲報紙文章不宜太長，特標許多題目，而實際其間起齊是一篇文章問太曦應足指兩大根本問題或五個問題；細目便是原批判者各不同作者的各篇文章中之所指攝。這些多半在於幾個問題中作答，其有未盡，則分別爲文。五個問題多半專於論兩大根本點中說了，其有未盡，則分別爲文。如是，從到分，由鉅入細，大概應可以解答完的。

還有要聲明的一句話：我今答辯是代表我個人而止，年來鄉村建設運動遍於全國，却非單一個中心擴大起來，而是先後由各地發動的；彼此見解主張互相接近，而不無出入。原書前幾一般性的批判外，亦曾分別作批語，我於一般性的批判，只以我個人意見作答，其餘則應另爲解答，這些我應自解答之責。

——
難持現狀乎？打破現狀乎？

在鄉村建設批評者看我們，唯一的錯誤便是在現狀下求辦法。那麼多的文章，千言萬語，歸總無非是這一個問題而已。現狀是什麼？第一便是中國已被捲到世界漩渦而爲於帝國主義

難侵略壓迫之下；第二便是中國自身數千年歷史的封建宗法之殘餘勢力（軍閥問題以至土地問題）。這是形成中國問題之真因，亦即是鄉村崩潰之由來，却全不見你們一點的反抗，或且事實上倒見出一種妥協。像這般逃避問題而覓求辦法，不是騙人亦是糊塗——批判者的意思就是如此，實在很簡單的。

本來這問題好像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維持現狀的路；一條是打破現狀的路。而批判者則將我們認作維持現狀一邊。儘管你有些超過現狀的理想，否認現狀的說話，但你們的行動事實明明在那裏維持現狀。既然維持現狀，其努力結果又何能出乎現狀之外？不過給帝國主義者造飯而已！縱然鄉村一時稍好，農民痛苦亦依然。整個中國問題的解決更說不上，或者轉而就誤了中國問題的解決。——這又是批判者勢所必致的推論。

所有以上的話，除了我對於中國歷史的解釋不同，素不願輕用封建宗法等名詞外，大體上並沒有不同意的地方。現在有待辨明的，就是我們真是祇在現狀下求辦法嗎？抑或有在批判者意想之外的呢？

二

當然是我們對於中國問題之認識，和批判者之所見有些不同處，而後行動起來兩樣。但這些不同，却非由於批判者所看到的，而我們沒有看到。倒轉來，正是為我們所看到的，而維持現狀乎？打破現狀乎？

他們沒有看到。

於此，將先證明他們所看到的，我們都已看到。那就是證明我們認得中國問題的整個性，我們要求總解決，而絕不在現狀下求辦法；他們反帝、反封建，我們正同樣地進行帝國主義問題、軍閥問題、土地問題之解決。

我們之認識中國問題的整個性並要求總解決，從十幾年來的言論，無在不可證明。讀者試去翻看「村治叢文集」（十八年北平村治月刊上論文之集印本，一名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中華書局出版）、「鄉村建設叢文集」（鄉村建設半月刊上論文之集印本）、「鄉村建設理論」（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以上兩種均鄉村書店出版），以鄉村標題的刊物而所談却盡是整個中國問題。「村治」上主要的論文便是：「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們政治上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中國問題之解決」等篇。鄉建論文集前半部大都類此。鄉建理論一書則上半部即為認識中國問題之部；下半部為解決中國問題之部。其中最明白的話，如說：

「中國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崩潰，而其苦悶之焦點，則著見於政治問題之沒法解決。假定於政治問題的如何解決沒有成竹在胸，而談其他的，都是白費（鄉村建設理論三〇八頁）。鄉村建設運動其使命實在於形成一個社會意志，以立國權（政治問題相當解決）。在此

以後，一切建設才得如飛地前進。

——鄉村運動最大意義正在此（同前書三六六頁）。

試問這那裏好作一種國民經濟運動而止呢？——在批判者第一個問題中，便將我們

作國民經濟運動，而致疑其能否離開民族解放問題單獨完成，須知我們的工作縱然在救國主義意義却非止於一種什麼教育運動；我們的工作縱然在經濟，其意義却非止於一種什麼經濟運動；我們縱然埋首鄉村，却非不問政治；我們縱然身在內地，而眼光正無妨在國際問題民族解放。我們首先聲明否認以鄉村建設運動當作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錯誤的。

三

批判者根本錯誤就在當我們忽視（有意或無意）兩大根本問題。這在我十幾年來的言論，原可覆按，欲徵引來作證明，實不勝其繁。今只引一篇最明白不過的說話，即十九年發表「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一文。因胡先生不贊成當時革命潮流以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為敵人，而別唱五大仇敵之說。我反對他說：

三數年來的革命，就它本身說，可算無結果（帝國主義及軍閥依然如故），然其影響所及，亦自有可譽或的功績。舉其一點，便是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所謂世界列強和自己所處地位關係

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於經濟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注意。這兩層相連，

亦可謂是二而

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談革命的書報刊物，無非在提撕此點，而其最

先（或較早）能為統系地具體地詳細地指證說明者，則殆無逾漆樹芬先生「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此書一出，而中國問題的意義何在？——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

中國問題的解決何在？——在解除國際不平等的桎梏束縛；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可易。

却不料適之先生在這一大潮流鼓盪中，竟自沒感受影響，於對方立論的根據由來，依然沒有什麼認識與注意。先生所說五大仇敵誰不知得，寧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這樣平列舉出五現象的，蓋由認識得其癥結皆在一個地方。……帝國主義實為癥結所在。

先生憑什麼推翻許多聰明有識見人共持的「大革命論」？先生憑什麼建立「一步一步自覺地改革論」？……帝國主義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與輕描淡寫說得兩句。……像這樣輕率大胆，真堪驚詫！……我方以革命家為輕率淺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難革命家者，還出革命家之下！

試問批判者今日所恐怕我們看不到的那點意思，還能超出當年的革命潮流之外嗎？胡先生於此是輕忽了的，我們則不爾。我本同意於胡先生之反對暴力革命，但我却反對他這觀點問題，拿不出辦法。我於引錄漆氏原書很長一段結論，郭沫若先生一段序文，指給胡先生看人家所要走的路線（亦幾乎是唯一的一條路線）之後，而請問他的路線辦法是什麼？我又

切實地說：

在沒有澈底了解對方之前，是不能批評對方的；在沒有批評倒對方之前，是不能另自建立異樣主張的（連上所引具見中華書局出版：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請看我的見解態度還不鮮明緊切嗎？而批判者還笑我們有意無意忽視問題，說什麼「不敢正視問題」，那我只有付之一笑！懶得作答，多由於此。

歸結說：批判者所看到的，我們都已看到，我們豈是維持現狀，在現狀下求辦法者？公等浮粗，不能理會我們的用心，則我們這條路就只有在公等意想之外了。

二 兩條路線——批判者和我們

批判者所看到的問題，我們同樣地看到，沒有忽視，但彼此走的路線不同耳。路線指關於問題解決的途徑，其中一定要通過政治才行。所以簡捷說，就是彼此的政治路線不同。在要說明我們的這條路線之前，必須先將批判者所探的路線指出，以便對照比較。批判者所探的是怎樣一條路線呢？我們查取他們各位的文章，覺得最好以千家駒先生一篇文章為代表。那裏說得很明白：

兩條路線——批判者和我們

自從我在「中國農村」及天津益世報上同時發表了「中國的歧路」一文後，曾收到六七位讀者的來信，他們向我說：他們的辦法既然不行，請你拿出你的來吧。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同學來信說：「先生假如具有具體的辦法時，我立刻拋棄了此間的工作而願意跟着先生幹」。吳景超先生讀過我的文章後，他也開我的具體辦法是什麼？我在這裏將作一個總的答覆。對於這個問題，環是不容許我作明顯的表示，但我不妨提出幾項原則來，讀者看了這福原則，就不難明瞭。

第一，這種組織必須是能代表大多數農民之利益的。如果我們承認中國農民是有階級的分化的話，那末大多數農民當決不是地主與富農，而是貧農、雇農及一部份中農。

第二，這種組織必須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們承認中國的政權，尤其是地方政權，還掌握在代表豪紳地主利益的人們的手裏的話，那這種組織是決不能希望他們來領導與發動的。它必須是一種自發的組織，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政府機關所通令成立的。

第三，這種組織必須是適應世界潮流的。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孤立的閉關自守的世界，我們應該走那條路已經非常明顯。倒行逆施的開倒車運動固然行不通；自作聰明獨創一格也為時勢所不許。我們不是向左，便是向右，中間是沒有第三條路的。

第四，這種組織必須以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殘餘為其主要任務。因為假如我們承認我國

農村破壞的主要因素是由於帝國主義者與封建殘餘剝削，則肅清這兩者自爲農村建設的第一步工作（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九三頁）。

這是那一條路，原作者既不肯明說出來，我們自亦不便替他道破。好在「讀者看了這些原則，亦就難明瞭」。

二

我們還是怎樣一條路呢？誠有如于先生文內所譏諷的「自作聰明獨創一格」。然而這是中國問題，有其必要，非有意標奇立異也。其內容要點：

第一，推動社會，組織鄉村。「我們現在必須看鄉村是一整個的；至少對於多數鄉村是『如此看法』（『鄉建理論』二八〇頁）。「鄉村內部非無問題，然宜留待後一步解決」（『國書』三三四頁）。我們反對有意分化鄉村，而鬥爭於鄉村內的運動。我們不稱農民運動而稱村運動，意蓋在此。

第二，知識份子爲鄉村運動者，實行推動，隱然領導。「我們看見歷來對於中國問題之動，有兩種不同形式：一種是通習外面世界情勢之知識份子所發動者；……一種是不通外情勢之內地無知農民所發動者。……」其間有一大苦楚，即兩種動力乖離，上下不相通。
三、今後「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份子與鄉村居民訂

兩條路線——批判者和我們

在一起所構成之一力量」(同前書三二——三三四頁)。非「農民自發的運動」之說法，切合中國問題之實際的。

第三、知識份子下鄉，推動社會，使散漫的農民，日趨經濟的合作組織，政治的自治，即是鄉村建設運動。表面上是沒有直接反帝反封建之行動的，然而正非不「反帝反封建」。力量培養起來，隨時可用以反帝反封建；且在培養中即含有反帝反封建在內了。

第四、鄉建運動之主要任務，首在求得中國政治問題之一相當解決。所謂相當解決指大體定統一。我們認定中國國家的統一，當於其社會統一求之；而鄉村建設運動則將逐步會關係，形著一明朗有力之社會意志共同要求，奠定統一基礎(同前書三三六——三三九頁)。

三

而特爲對照于先生的話，列舉四點，亟望讀者細加體會。體會時，單作平列的比看是不夠的，要設想其如何向前進行。像千先生那種農民組織向前進行時，本不求與現狀妥協，亦是雖欲妥協而不得的。他們必要建立自己的政權，不獨爲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要如此，而且非如此便不能存在；——他們是不見容於現政權的。

我們如何呢？我們自進行之初以迄最後，原都可說作「就國內說」妥協的路子，但我們

